

样，热心肠爱管事，特别爱管朋友的事，朋友有什么事也都爱跟我说。

我非常感谢还记得我的朋友们，我觉得可能老天对我非常恩宠吧，20多年前我能够出名，也算具备了出名的各种因素吧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做一切事情都是随缘的，包括唱歌。后来我也去了美国，但时间不是很长，来回走。现在我觉得我的全职就是相夫教子，我40多才有的孩子，所以我现在把很多经历都放在孩子身上。

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吧。包括当时我唱歌的时候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这是真的。既然选择唱歌作为自己的职业，那就好好的去做。现在我有孩子，那我就应该把孩子教育好，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让孩子身心都健康地成长，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要做好的事情。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非要怎样怎样。

### 女儿出生使我心态变沉静 学会和孩子平等沟通

张暴默成名后便去了美国，在孩子出生后，又回到国内。张暴默说女儿的出生使她心态变得沉静，现在感到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与女儿在一起。对于事业和相夫教子哪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张暴默选择了后者。

“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平时都在干嘛，我说‘坐家’，在家里过日子，照顾女儿。以前也没有刻意的追求事业，也没刻意要孩子，但孩子来了，也就要了。我们家现在是开放式教育，经常和孩子沟通。孩子和大人一样，都喜欢好听的，如果她有了优点，你就要夸奖和鼓励她，她就会觉得自己是自信的，是比别人强的，她就会保持。”

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如果你夸奖她好的一面，那么他就会永远保持这种好的地方，并在人前保持这种好的表现，不会表现阴暗的东西。

“我不想刻意引导她往唱歌方面发展，也没刻意培养她的兴趣爱好，顺其自然比较好。但我女儿说将来她也要唱歌，也许她只是知道她妈妈是唱歌的，跟着学罢了，不过我听了很高兴。”

“我曾经尝试着给孩子音乐熏陶，弹钢琴、跳舞、唱歌……不过，当发现孩子有逆反心理时便立即停止了。我觉得孩子的启蒙教育应点到为止，千万不能强迫她做不喜欢的事。女儿4岁时，有一天，她从幼儿园回来，突然说想学钢琴。因为人家别的小朋友弹琴特别好，所以她也想学了。可后来她又不想学了，就说自己不认识乐谱。可她学的音乐领悟力很好，一首歌只要听两遍就会唱，而且声音很好听。我女儿曾说，将来她也要唱歌，也许她只是知道她妈妈是唱歌的，跟着学罢了。我并不想强求她做这行。不过我听了很高兴。”

“我怀孕时也没进行胎教，我女儿对喜欢的东西无师自通，玩游戏玩电脑，她都是自己学会的。她三个月大的时候，我用小篮子把她带回国。后来教她学钢琴，但她没兴趣。老师为了提起她的兴趣，就和她一起做游戏，结果都不是学钢琴了，就是玩了，后来就不学了。”



收藏亦是一种难解之缘



张暴默带领孩子们唱生日歌



张暴默开心地笑

■我的名字综合妈爸性格，我曾母亲的出气筒，她对我说打就打。  
■以前也没学过做衣服，16岁当兵时没有演出服就得自己做，敢下剪刀，自己都是给逼出来的。  
■我首唱《鼓浪屿之波》，但没去过鼓浪屿。  
■我自己与学校没缘分，办学就当圆了自己上学的梦，给别人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。  
■我曾在广电系统呆过几天。我的档案已经不知去向。

## 张暴默 离开歌坛的生活不寂寞

□特约撰稿 邢大军

去过鼓浪屿，也不知道鼓浪屿在哪儿，后来才去过。

我们那时候是电视台来求我们上晚会，不像现在。那时候风气也很正，他们确实觉得你好、你受欢迎，他们才来用你。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得走关系，很单纯，现在都觉得挺好。

后来流行音乐风行，人家别的歌手开始录制唱片，但我在部队，限制也多，不能随便的与一些唱片公司合作。所以录制唱片的机会很少。那时候很多歌手都通过唱片红了。后来我想去中央音乐学院学习，但不能脱产学习，结果也就没去成。1983年，我才真正开始录制唱片，已经很晚了，之前已经出了一批歌手。

那时候的各种大型演出都少不了我们，赚了钱，要向单位交钱，单位过过节都指着我演出交的钱发奖金呢。我和大家拿的钱一样多，几块十几块的，除了上缴的钱，我自己没拿多少钱。

后来的演出机会就多了，报酬从几块钱到几十、后来是几百、上千，虽然没有现在的歌手拿得多，但在当时已经是不少了。第一次赚最多的一次是一个月差不多到一万，最大的钞票是十元的，用军用挎包装了一书包，真是了呀，没见过那么多的钱。

### 曾在广电系统呆过几天 档案已经不知去向

因为演唱《边疆是我温暖的家》和《鼓浪屿之波》等歌曲成名后，张暴默告别了自己的军旅生活。她去了美国，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周围的朋友还是说她根本没有变，无论在美国还是回国都没有变。

1992年，我在保利大厦举办了告别军旅生涯的演出。那次演唱会对我自己是一次考验，开演唱会需要看机遇。我

团的服装室是我帮着弄起来的。我做衣服完全凭感觉，有兴趣，以前也没学过，就是敢下剪刀，当然也出过笑话。舞蹈队有一个跳独舞的男孩，在舞台上演出，那条裤子的裤裆没裁剪好，结果跳的时候，一个劈叉，裤裆就开了。台下很多人在看演出。我认为就是我没裁剪好，做的时候没看出来，结果上台就不行了，台下都是战士，那也得坚持跳完。当时觉得可笑极了。通过这件事，后来我才开始专门研究服装裁剪的技术，之前都是摸索着干，没系统学。

当时文工团没有统一的演出服装，我们合唱队和舞蹈队的衣服差不多都是我做的。当时我们文工团里搞服装的女孩刘丽，她都是跟我学的做衣服，后来她去美国了，成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。最早跟我学的，后来她参加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拍摄，担任服装师。

后来文工团有了服装组，也就不大做衣服了。现在我买来衣服，经常把它改了，进行二度创作，留下了毛病了。我自己对做东西有兴趣，会给我的孩子做睡衣，因为市场上买不到合适的衣服，于是就自己做。我觉得做得还挺好，长的改短了，短的改长了，瘦的改肥了，肥的改瘦了，就是玩，有兴趣去做。我就是敢下剪子。

### 心态单纯的歌手生涯 《鼓浪屿之波》是我首唱

张暴默说自己那些年的生活是很平淡的，但这才是真的东西。经过多年的历练，张暴默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实际就是心态，人就更加静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正赶上文艺繁荣，一批歌手被广大群众接受，我也赶上了这个时代潮流。1983年中央电视台新年元旦晚会，他们找我来唱《鼓浪屿之波》。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那时也没

有意义。

很多年之前我唱了一首歌叫《火箭兵之梦》。火箭兵实际就是二炮，我就在二炮整整呆了18年。那时候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部队和火箭兵战士沟通，对火箭兵、战士有非常深的感情。我觉得这首歌确实也非常好听，虽然是海浪摇，但是我们火箭兵也在做梦遨游天空这种感觉。

这么多年的军中生活，在部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，比如我们去前线猫耳洞的时候，一对一的为战士演出，或者我们去部队演出。

我刚进文工团时候是在合唱队唱合唱，后来就下部队演出，参加歌唱比赛。当时我们团里有独唱演员，所以就派她去了，后来上级部门就说需要有年轻的歌唱演员参加，所以团里就派我去了。我下部队时候，已经有过独唱的经验，所以就去参加比赛了，是命令。后来我就被选中了，就这么一路当独唱演员了。

### 偶然间成了裁缝师傅 演出服大多是我做

了解张暴默的人都知道，她不但歌唱得好，而且还会做衣服。她最受同志们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她十分手巧，她会把军裤改得很瘦，又很时髦。所以一到休息日，总有人找张暴默，让她裁件衬衫、做个假领什么的。

说起做衣服，其实起因很偶然，开始就是玩。小时候家里有缝纫机，也没怎么学，就是瞎玩。到了部队，看人家扎舞台的幕布，我就帮忙扎，结果人家觉得我扎得特别好，于是就开始了干了，后来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衣服。

那时候总是下部队演出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也没条件，做衣服都是给逼出来的，没有衣服就得自己做。我们文工



1-F 4 鼓浪屿之波 张暴默词曲  
编 李妮

(3 4 | 1 5 6 5 3 2 | 1 - | 5 3 3 2 6 - | 5 7 | 2 3 | 1 - - | 0 |  
5 6 6 5 3 3 2 | 1 - | 5 5 - | 6 6 5 2 3 4 3 | 2 - - | 0 |  
鼓浪屿四 厝 海 茫茫 海水 鼓起波 浪，  
母亲生 我在 台湾 岛， 基隆港把我 养，  
鼓浪屿海 波在 日夜 唱， 唱不尽骨肉情 长，

5 6 6 5 3 3 2 | 1 - | 6 6 - | 5 7 | 2 3 | 1 - - | 0 | 6 6 |  
鼓浪屿 对 着 台湾 岛， 台湾 是我 家乡， 登  
我 紧紧 依 着 老 水手， 听他 讲 海 龙王， 那  
台 不干 海 峡 的 思 乡 水， 思 乡 水 鼓 浪 浪，

1 5 5 - 5 1 | 4 4 6 1 - 2 | 1 5 5 - 5 6 |  
盼 望， 只 见 云 海 苍 苍，  
吸引 我， 他 娓 娓 的 话 语 刻 心 上，  
思 乡， 鼓 浪 鼓 浪 啊 鼓 浪，

5 3 3 2 2 - | 3 4 3 2 6 - | 5 7 | 2 3 | 1 - - | 0 |  
海 望， 快 快 见 到 你 美 丽 的 基 隆 港，  
注 鼓 浪 屿 结 尾 也 可 唱 为： 5 5 6 7 5 2 | 1 - - - | 0 |  
美 丽 的 基 隆 港，

张暴默不是那种妖冶的演员，也不是漂亮得无可挑剔的演员，但是张暴默落落大方自有一番不同。张暴默的嗓子天生的好，音域宽，尤其是特别好听的音域特别宽。

张暴默演唱过许多中外名曲，《太湖美》、《鸽子》、《天黑黑》、《鼓浪屿之波》等等均脍炙人口，家喻户晓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她就被评为“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”、“神州歌坛十二星”，并荣获“80年代杰出表演艺术家”等称号。对于这些辉煌的过往，如今张暴默很少提及，面对笔者，她更愿意述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及自己低调的生活态度。

### 我曾母亲的出气筒 她对我说打就打

我小时候，在家里排行老二，有个姐姐，有个妹妹。妈妈的脾气很暴躁。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们也没骂过我们，但我妈妈不一样，每回我都是她的出气筒。

我和她的感情不是很好。小的时候，她对我说打就打，也不管部位，包括脑袋，说打就打，也不管不顾。后来我和妈妈聊天，说到那时候她打我，她还不承认。我还跟她开玩笑说，你老打我脑袋，现在我老是记不起事来。

我是被打出来的。我从小就是孩子王，大家都得听我的，我不是一个乖孩子，是男孩子的性格，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，经常是男孩子玩不过我。人家孩子受了欺负就来告状，我妈妈也不分青红皂白，也不管谁对谁错，上来就打我一顿。因此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没法接受我妈，也不跟她沟通，对她老有忌惮的心理。以至于后来我离开家外出当兵，临别时，我妈妈上来拉我的手，我都下意识的躲开，就是那时候太怕我妈妈

打我了，留下了心理阴影，都跟她觉得不亲了。

我现在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完全和我妈妈不一样。我怕我和孩子也亲不起来，尤其现在都是只有一个孩子。后来我有了孩子，我就觉得不能这样，要跟孩子平等，我也会管教她，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平等沟通的，不会无端的打骂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。当然，我们那时候家里孩子都多，大人工作都很忙，经济状况很紧，日子都是拧吧的，所以对孩子的教育也没什么科学的方法。

### 我的名字综合妈爸性格 16岁参军当上文艺兵

很多人对于张暴默的名字感觉特别奇怪，但她其实也没什么深奥，实际这个名字是父母亲给她起的：“我父亲和母亲性格反差非常大，我的名字是中和了他们的性格。”张暴默是上海姑娘，因为歌唱得好，十六岁就离开家参军。

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有一个老式唱机。从小就喜欢刘淑芳老师的歌，后来也跟她学过。她应该是我启蒙老师。我们那时候唱样板戏，还会唱一些《战地歌曲》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在宣传队。那时家里来了客人，我就表演唱歌，我姐姐就表演跳舞。

“那时候初中毕业了，如果不去当兵，那就得下乡去农村。但我喜欢唱歌，也喜欢当兵。1974年，我16岁就去二炮文工团当兵。那时候穿军装像现在穿时装一样，可时髦了。”

到了部队，确实比较艰苦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先下部队三个月。那三个月天天早上就是紧急集合，练走步。因为那时候岁数也不太大，又怕落后别人，有兵，临别时，我妈妈上来拉我的手，我都下意识的躲开，就是那时候太怕我妈妈